

張恨水
全集

杨柳青青





01010435508R 郑州大学图书馆

长篇小说 ● 第二十四卷 ●

张恨水
全集

杨柳青青



(晋)新登字2号

杨柳青青

张恨水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8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375 字数: 270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朝阳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378-0792-2

1·770 (平装) 定价: 8.90元

(精装) 定价: 11.30元

自序

这部书原来的名字，是《东北四连长》。民国二十二三年，登在上海《申报》的《春秋》栏内。当时因环境的关系，并没有出单行本。我的原稿，因八年抗战，家室荡然，也就散失掉了。胜利以后，上海山城出版社找到了旧报，抄写一遍，打算出版。我认为大可考量。其一，原书的意义，是提倡军队抗日，而以不抗日的人相对照。现在沧桑一劫，已无此必要。其二，站在人道上说，战争是不可提倡的。我们为了民族的生存，以往对日抗战宣传，乃是出于不得已。现在对日战事胜利，我们希望和平建国，原来主战的意义，也过了时代。其三，书中描写当年长城一角之战，笔者是根据所闻，粗枝大叶的写着，相当外行。固然，对于军事，我到现在依然是百分之百的外行。可是我已经过八年战事新闻的洗礼，我自己已看出旧作外行之太失真了。这些描写，也没有可留的价值。有了这三种原因，我就将抄的原稿要来，重新检阅了一遍。

我因事忙，检阅的时间真不短，拉拉扯扯，将近八个月。检阅之后，我觉在故事方面，书中各人的生活片段，倒是我生平写作中，另一种风味，也还可利用。于是根据了以上三点的顾忌，把原书有的冲淡，有的割弃，将原书三十二

回，改为二十五回。但这一改，却收束不住，又根据了原书的线索，加写三回，共成二十八回。其结局把一幕悲喜剧闭幕在杨柳青青的时候，所以就径直的改名为《杨柳青青》了。

书经这样一改，几乎和原作翻了个个儿。但为原书文字所限，究竟不能变为南北极。所以我的意思，就偏重到人物的描写，和书中人本事的演变。意义上不抹煞军人的抗日，就不必再去提倡将来的战事了。改书是比重新写一部还难的，改完以后，自己也就感到未能尽如人意。但在故事上，还不失为当年一种民间悲喜剧的反映，就也不算是幻想。战争对于中国人是怎么回事？在此一粟中，不也可见一些大千世界吗？

《随园诗话》中，记有人只传了一句诗，这诗就是：“杨柳青青莫上楼”七个字。我觉得这七个字含义极深，是大可赠予书中的悲剧主角的。这虽仅仅是一种劝告，可比怎样慨叹惋惜都强得多。春风杨柳，它们给人间一片欢愉，又何尝不给人间一片悲哀，读者会心不远，就在这“杨柳青青”四字里去玩味吧。

三十六年二月张恨水序于北平新民报社

目 录

自 序	1
第 一 回 推食殷勤偏邀贫女忆	入门慷慨别具武夫雄 1
第 二 回 陋室结芳邻暗钦健叟	权家择良伴痛诋贫娃 14
第 三 回 终负解铃心登门铸错	暗怜丫角愿推食分羹 26
第 四 回 情局复开茶寮倾积愆	年关难渡质库作哀鸣 38
第 五 回 煮茗度长宵怆怀岁暮	题标抗暴日呐喊声高 51
第 六 回 甜苦情场冷观评两面	崎岖世路密约订三年 65
第 七 回 数语绝恩情闭门痛哭	一肩担道义酌酒商谈 79
第 八 回 愤语激青年辞官遁去	热心怜少女挟纆亲来 91
第 九 回 谑语岂无由东床暗引	突来良有以西席闲筹 104
第 十 回 闻语警芳心封侯愿渺	听歌有美色报国身闲 117
第 十 一 回 俯首许婚姻芳情脉脉	关心到士卒喜气洋洋 130
第 十 二 回 寒贱苦从戎病夫落伍	牺牲甘解甲战士多情 144
第 十 三 回 弃职见知音佳人默许	承家得来者壮士狂欢 158
第 十 四 回 授室多艰徘徊忧后顾	邀朋小聚腼腆记前尘 172
第 十 五 回 客去含羞柔情荡微笑	人来访旧恶信启愁怀 186
第 十 六 回 酸楚襟怀当前还祝福	恹恹戎马暗里突移军 199
第 十 七 回 孰能无情家思灰土气	兵不厌诈豪语壮军心 214
第 十 八 回 脉脉传茶含悲慰夫婿	匆匆出塞强笑别家人 227
第 十 九 回 欲即欲离同车忆往事	半哭半笑倚枕病残秋 244

杨 柳 青 青

第二十回	卜吉有期老人连日笑	铲愁不尽旧雨对门居	259
第二十一回	絮语灯前苦心训弱息	杖游山下冷眼看英雄	273
第二十二回	创痛难堪凝神听鼓乐	欢情未洽促别到飞符	287
第二十三回	酌酒传餐狂欢含别泪	挑灯温梦低唱数长更	300
第二十四回	喜气犹存归房余绮梦	秋宵难度闻雁惹啼痕	314
第二十五回	旧事难忘对门窥丽影	坠欢可拾隔座窃芳巾	328
第二十六回	午夜挑灯寄书重铸错	平畴试马投笔突离家	342
第二十七回	塞上音稀归农生远计	闺中病困倚枕泣惊魂	358
第二十八回	杨柳青青都生儿女意	笙歌隐隐尽变故人家	373

第一回

推食殷勤偏邀贫女忆
入门慷慨别具武夫雄

一个冬天的下午，阴云暗暗的，很有雪意。虽然并没有刮风，但是长空里那尖冷的空气触到人肌肤上，依然还如刺如割。一个穷苦人家的小院子里，墙角头倾泼积水的冰层，冻得老有一尺多厚。院子里两棵大垂杨柳，只有一丛稀疏的枯条，在空中舞着寒风，呼呼的响。这个太阳永不大照临的地方，挨近了两扇格子窗户，这格子窗户里面自然也就增加了不少的寒气。那格子窗户，糊了一层能隔冷气的棉料纸，一丝风也不让它透进去。但是中间有两个小格子，却按着两块豆腐干大的玻璃。这时，有人在那块小玻璃里，向外张望了一下，接着便道：“妈，裱糊匠带着家伙走了，我们瞧瞧去，糊得怎么样了？”又有人道：“瞧什么？我才不愿意有这样的街坊呢。人家阔，咱们穷，在一个大门里，彼此天天比起来，教人怪难受的。”说毕，叹了一口气。这说话的是母女俩。母亲杨江氏近五十年纪，女儿老姑娘，也二十岁了。她们住在北平西郊海甸镇，一所平房里面，是以女工糊口的人家。她们人口简单，只在这平房前面，住了一个跨院。正院前住了两家买卖人，都搬走了，现在却有一个下级军官，赁了这个房子。这时正忙于打扫裱糊，还不曾进来呢。江氏听说有军官搬了来，实在是不愿意，但是这是房东的房子，房东爱赁给谁，就赁给谁，房客有什么法子可以干涉人家，所以娘儿俩虽然坐在屋子里做活，可是不住的惦记着那外院里

第一回

的情形。江氏坐在炕上低头缝一件褂子，瘦削的脸上，架了旧式的老花眼镜在鼻梁上，越是显着伊形容憔悴。老姑娘将炕洞里暖炕的小煤球炉子拖了出来，捧到外面屋子里去添煤球。江氏道：“就在里面添吧，送到外面去做什么？”老姑娘道：“在屋子里添，你不怕熏着吗？对门甘二爷说了，北京人真是蠢，年年报上登着毒气熏死人，可是年年还有人熏死。把炉子里的煤烧红了，再搬到屋子里去，这也是很容易办的事，不明白北京人为什么老是随便不改过来？”她隔了一个破蓝布门帘子，对母亲如此说着。江氏在里面答道：“是的，对门甘家人放的屁，你都会说是香的，甘二爷说的话那就更不用提了。”老姑娘隔了门帘，带了微笑，嘴向里屋一撇，却装出发狠的声音道：“你这是什么话！说出来也不管人家受得了受不了。人家说的原是对的吗？我还有什么话说呢；你要不怕煤熏，你就搬炉子到屋子里去添火，我还想活着看看花花世界啦。我到隔壁王家串门子去。”江氏道：“别去了，王家俩口子正拌嘴呢，你就把炉子在外面添火吧。”母女两人正自隔室喧嚷，便有人由外院走了进来，一路问道：“老姑娘，你妈在家吗？”江氏答道：“说甘二爷，甘二爷就来了，我在家啦。”那甘二爷穿了一件灰色线春的羊皮袍子，肋下夹了一包东西，走到外面屋子，见老姑娘在屋子当中，对了炉子，只是发愣，便笑向她道：“外面屋子怪冷的，为什么在这里站着呢？”老姑娘笑道：“不是二爷说了吗？在屋子里头添煤，会熏着人的，我们外边屋子添煤啦。”江氏在屋子里插言道：“二爷，你瞧，我们老姑娘，真是肯听你的话。外面凉，请进来坐吧。”甘二爷听说，就来了那个包袱，走到里面屋子里来。江氏接过包袱。

颠了两颠，笑道：“二爷又有什么活儿，照顾我们。”他答道：“你瞧，我这件皮袍子，面子都快要脏了，我要赶快做一件罩袍把它罩上。”江氏笑道：“做是可以做的，就是没有裁缝做得合身材。”甘二爷笑道：“一件蓝布大褂，还那样过讲究作什么？衣服我是要做的，工钱也是要出的，有给裁缝的工钱，拿给你们，还算帮了你们的忙，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老姑娘笑道：“二爷总是这样好心肠，其实女工活是女工活，裁缝活是裁缝活，那可不一样。”江氏笑道：“二爷坐着，让我作点水……”甘二爷连忙拦着道：“我一天不定来多少回，来了你们就这样客气，以后我就不好意思来了。”江氏道：“我们娘儿俩，一天到晚，缩在屋子里，闷得发慌，二爷来了，我们也可以谈谈。”甘二爷道：“你们这儿快有街坊搬来了，往后就热闹了。”江氏皱了眉道：“往后就热闹了吗？我正在这里发愁呢！人家是当军官的，我们是小住家的，和人家住在一处，恐怕有些说不来。”甘二爷笑道：“这样说起来，你们倒有些傲骨峻嶒呢。可是说起来，我也是个小小的官僚，应该你们对我也是不欢迎的了。”老姑娘站在一边只是微笑着，没有说什么，江氏连忙插言道：“那是什么话，像二爷这样的人，我们都要说不来，甚么样的人，才能够说得来呢？”说着话时，老姑娘已经在甘二爷手上接过包袱去，也不打开来看，就放在炕头边一只破箱子里去。甘二爷笑道：“老姑娘，你也不将布量一量吗？若是不够的话，我要你作起一件衣服来，你可得赔我的料子。”老姑娘笑道：“你二爷也不是作衣服舍不得一二尺料子的人，纵然少一二尺料子，我告诉二爷，二爷也会相信，不能说是我们把料子落下来了。”甘二爷听道人

家说出这种知己之言来，也不由得从心窝里笑将出来。只因杨家是个旧式人家，有江氏在当面，不能因为人家穷了，自己就随便的说笑话，所以还是十二分的郑重，只微微一笑，便走出外边屋子来。他走出外边屋子时，老姑娘也立刻向她母亲道：“吃晚饭还没有菜，我要上街去买两块南豆腐来吃。”说着，也随着甘二爷后面，跟了出来。到了大门口，便笑道：“二爷你不是想喝小米粥吗？”甘二爷道：“可不是，你怎么知道？”老姑娘道：“今天上午，瞧见你家听差拿了个大瓷罐子由街上跑回来，他告诉我，你想喝这个，我们家晚上熬的是这个，你回头叫听差拿罐子到我家来舀吧。”甘二爷笑道：“啊弥陀佛！你娘儿俩极节俭的，我倒要分你们吃的？”老姑娘道：“一升小米，要煮一大锅粥呢。我们家就是再穷，拿一锅小米粥送人，总还送得起。”甘二爷听了笑道：“那我一定叨扰。”就笑着去了。老姑娘得了这句话，倒不买豆腐，在街买了红豆小米回来，用大瓷钵子装着，放到火上来熬。江氏道：“你为什么熬这一大锅小米粥，打算吃过三天三晚吗？”老姑娘却并不说什么，只是抿了嘴微笑着。到了天快黑的时候，甘家的听差，就拿了一个瓷罐子来，站在院子外叫道：“老太，你家小米粥熬得了吗？我们二爷，让我们盛稀饭来着。”江氏心里可就纳闷，我们家熬稀饭，怎么他知道了？便答道：“熬好了，来盛了去吧。”早有老姑娘接着瓷罐子到屋子里来，满满的盛上一罐子稀饭，双手捧着送了出去。江氏在里面，听到她还轻轻的道：“这稀饭是我自己打水洗的米，很干净的，我不知道你们二爷要吃咸的还是吃甜的，没有给买咸菜。”江氏如此听着，就知道今天下午所以家里突然熬稀饭的原由了。老姑娘

进屋来了，江氏只当不知道，点上一盏灯，放在炕头边一张桌子上，依然作她的事。老姑娘道：“妈！你不吃稀饭吧？我给你盛一碗面条吃吧。”江氏道：“煮了稀饭，为什么做面吃？”老姑娘道：“因为我知道你不爱喝小米粥。”江氏道：“你既然知道我不爱喝小米粥，为什么又熬上这样一大锅呢？”这样一说，便驳得老姑娘无辞可措的了，只是微笑着。她忙着将炉子上的锅端下来，又把炉子送进炕眼里去，盛着两碗稀饭，把抽屉里一碗冷的盐水疙疸丝儿，一齐都放在桌上，然后将一把破椅子，拖得靠了桌子，扶起筷子，先夹了两根疙疸丝儿在嘴里慢慢的咀嚼着。江氏道：“你也不爱喝小米粥不是？若是给甘二爷熬着，就别熬那么些个。”老姑娘低了头，手端着粥碗就了嘴唇，慢慢的呷着。江氏觉得这一句话，或者有些令女儿难堪，便道：“天下事真是难说，阔人家吃腻了鸡鸭鱼肉，倒想喝小米粥，我们这吃腻了小米粥的人家，想吃一顿包饺子都吃不着呢。”正说到这里，听到外面院子里有脚步响，问了一句谁？就有人笑道：“是我，没什么事，和你们家道谢来了。”说毕，他已走了。这就是甘二爷说的。江氏笑道：“老是这么着，一提就到。幸而我们没有说二爷什么坏话，要说什么坏话，让人听见了，真会生出是非来。”老姑娘道：“甘二爷倒不是那种人，不会记挂什么小事的。”江氏因女儿这样的说着，既不和女儿闹什么意见，这话也就不必说了。到了次日早晨，母女两人，刚刚起床，甘家那个听差又来了，在门外就连连喊道：“你们接着吧。”江氏迎了出去，只是听差手上捧一个很大的纸口袋，里面是满满的一口袋白面粉。又是一提鲜红的羊肉，约莫有一斤多，又是一把白菜。江氏道：“这是谁的？”听差

道：“我们二爷说，送给你们包饺子吃啦。”江氏接着向屋子里拿，口里只叫“这是怎么好？”老姑娘听说，赶出来要向听差道谢，可是人家已经走了。江氏望了姑娘道：“我们这位甘二爷，真有心眼儿，我说了一声想羊肉包饺子吃，马上就给我们买了来了，不但有了面，有了羊肉，连白菜也跟我买来了，这可差了一点，为什么不跟我们买了酱油醋来呢？要那么着，我们包好了饺子下锅就得了。”老姑娘见甘二爷喝了两碗小米粥今天立刻就有这样令人称心的回敬，固然几斤白面，斤把羊肉，那算不了什么，但是他听了自己母亲一句话，立刻就办了来，这很可以知道他是会很体贴人。她心里如此想着，将母亲拿进房来的一把大白菜，顺手放到桌子下面去。就在这一移之间，不知不觉的，摘了一片菜叶在手上，自己靠了桌子，只管去想心事，又不知不觉的，将片菜叶，送到嘴里去咀嚼。江氏道：“你怎么了？等包饺子想饱了吧？怎么会把生菜叶儿嚼得那样有劲？”老姑娘这才想起来，不由得噗嗤一声笑了。穷苦人家，吃羊肉饺子，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江氏看了这羊肉和面粉就忙碌起来。先把羊肉切成馅子，再和好面粉，赶成饺子皮。当她一个人这样的工作时，当然也有一小时以上的时间，然而老姑娘坐在炕上，并不理会，只把两手来斜抱了一只腿。江氏把面板馅儿钵子都放在土炕空的一头，这才向她望了道：“什么我都做好了，你也应该帮着我一点。”老姑娘伸了一个懒腰，笑道：“我实在懒得做。”江氏道：“你今天做了什么重活，为什么懒做得？回头你吃饺子懒不懒呢？”老姑娘这才没有什么话说，坐到这边炕头上来包饺子。江氏坐在炕底下一张破椅上，侧了身子向炕上包饺子。因为许多日子没有吃过包饺

子，今天久别重逢，包饺子起来，非常的高兴，一顿工夫，把一叠饺子皮都包完了。抬头一看时，只见老姑娘一只腿盘着，一只腿竖立着，那两只手，向膝盖上一抱，紧紧的搂着，仰了头，只管望了棚顶。江氏将挑肉馅的筷子，在钵子沿上，连连的敲着道：“吓吓吓！你又在想什么？”老姑娘被击钵声催醒，不由得笑了便放下那只腿来，跟了母亲包饺子。她手上虽是在包饺子，心里可就想着，甘二爷为人，他是实在的好，不但眼睛里头不分什么贫富，而且不声不响的，做起事来，总猜到人家心里去。这样的人，无论作街坊，作亲戚或者作……想到这里，猛然的又听到几下击钵声。低头一看，江氏正了脸色，向她望着道：“老姑娘，你这是怎么了？你今天有点发了疯病吧？怎么再三的说你不信，你总是这个样子发愣呢？”老姑娘笑道：“你也管的忒厉害一点，难道想心事也不许我想吗？”说毕撅了嘴，包起饺子来。江氏道：“也并不是我不许你想心事，不过我看你，就是这样颠颠倒倒的，有人看到的话，这么样大丫头，那可是一桩笑话。”老姑娘道：“这也没有什么可笑的呀！”她嘴里虽然如此说着，可是她的态度，经了母亲这一番警戒，却软化得多，不声不响的，也就跟着包起饺子来了。江氏虽是上了几岁年纪，是个时代落伍的人，可是在青年的时候，她是个旗族中的大家闺秀，看了老姑娘这样的神气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当天也不再说什么，暗暗的却加上了一层心事，对于老姑娘的行动，不免在爱护之外，再加上一层监视。不过他们是个旗族，多少还袭用那旧日的习尚，对于姑娘格外的尊重，也就相当的放任上街，逛庙，买东西，会宾客，都比着大姑娘上前。老姑娘一向是个进出自由的北京姑娘，于

今突然的说的不许姑娘出门，这如何可以办到。所以在这天，江氏老把一个脸子绷着，老姑娘不好意思出门。到了次日上午，她依然到海甸街上买东西去了。当她出门的时候，江氏就想着，要快快的回来才好。不料她今天出去，恰是和她母亲的意思相反，出去了许久，还不见回来。江氏心里一急，在屋子里就有些起坐不宁，自己就跑到大门口来，向各处盼望。盼望了许久，自己的闺女不曾回来，却有个军官，骑了一匹枣红色的高马，走进门口。这个地方，离着西苑营房不远，每日来往军人，也是有的，一个骑马的军人走过，这倒也不足为奇，并不曾予以注意。不料那匹高大的枣红马，到了面前，却是突然的站定，那个军官一跃下马，手上拿了一条马鞭子，直挺挺的站在江氏面前。江氏出其不意的，倒吓了一大跳，手扶了门，人倒向后退了两步。那军官并不是像她意料中的那样一个人物，手上拿着的马鞭子垂了下来，那一只手，却取下了帽子，笑嘻嘻的和她点了一个头道：“老太太，你也住在这所房子里面的吗？”江氏看那样子，倒是很客气，没有什么鲁莽的习气，便也放下笑容来答道：“对了，我们住在这里的，老总打听什么人？”那军官笑道：“我不打听谁，我叫赵自强，是个连长，现驻扎在这西苑大营里，我有个老太爷，要带一个佣人，搬到这后院里来，你们这后院房子是我赁了，以后咱们是院邻啦，遇事请你多照应。”江氏一听说后院是个军官赁了去了，脑筋里面，早就留下了个恶印象，现在看赵自强不是那种不讲理的样子，心中早合适了一半。便笑道：“我们是穷人，又是娘儿俩，诸事还要请你携带携带呢。”赵自强将马拴在大门外的石桩上，便走了进来，问道：“老太太，你贵姓？”江氏笑道：

“怎么这样称呼？不敢当，我姓杨。”赵自强道：“老太太，你放心，我虽是个当兵的人，可是不占人家便宜。常言道：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我就不服这句话，当兵的人，替国家出力，才拿着几个钱啦？吃的是杂面窝头，穿的是破烂片，可都是干着卖命的玩艺。弟兄们自然也有不好的，这可不是人一当兵就不好，也不是好人就不干当兵的这一件事，只因为招兵的人，压根儿就没有招好人来当兵。再说当兵实在也苦，大概人只要对付着能过去，就不当兵了。你望后瞧，我这个当兵的人，可和别个当兵的有些不同。”说着话，他一直向里院里走来。江氏也觉得这个人说话，非常之痛快，跟在后面陪话，一路走到院里来。里院是三间北屋两间东西厢房，一个上人，带着一个下人，在这里正恰是好过，赵自强里里外外，在各屋子里看了一遍，便向江氏道：

“我知道，你府上人口简单，就是我们家里，也没有什么。我们老太爷为人很古道的，请你放心。”江氏道：“我们有什么不放心啦，和你这样的人在一块儿住家，还有什么不好的吗？”赵自强笑道：“老实说，人家总是那样想着，好人不当兵，所以和什么人混在一处，人家也是不高兴。就是说出来赁房子吧，房东首先怕你不给房钱。”江氏笑道：

“你这是笑话。”赵自强正色道：“我这是真话。就是赁这所房子，我还托了好几个人去和房东说，准没有错，又先付了三个月的房钱，这才赁下来了。总而言之，我们当兵的人，总是让人家看不起。”说毕叹了一口气，又道：

“我总望我们当兵的人，要争回这一口气。”说着话，又走了出来。江氏觉得这个人说话，十分爽快，心里也就有几分欢喜，便笑道：“连长，到我们家坐坐，先喝一杯茶去好

吗？”赵自强站着想了一想，笑道：“好！我应当也到府上去看看。”于是江氏在前引路，拉开了风门，让他进去。赵自强见这里两间屋子，小得也就只好有转身之地，外面这间屋子，堆了煤球，破桌椅，缸罐，破泥炉子。里面一间屋子，一张土炕，占去了屋子里三分之二的地方，炕头边放了一张小方凳子，一张破椅子，什么也没有了。炕上铺着的芦苇炕席，都麻花了几块，靠墙的炕头上，有个蓝布的铺盖卷儿，上面压了两个蓝布圆枕头。铺盖边有个破藤篮子，和一个破黑木箱子，这就是她们的家产。这样看起来杨家可是很穷的人家。江氏见他走进屋来，很有些踌躇的神气，料着人家是无处安身，便笑道：“我们这穷人家，可是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你就在炕上坐着吧。”赵自强笑道：“以后咱们共一个大门了，来来去去，你都别客气。”说着，正向炕上坐下，却听到外面屋子里，有个女子的声音叫着道：“妈，你快来，你快来，我拿不了。”说着话，一个二十附近的姑娘，提了一大篮子白菜，晃着身躯跌了进来。猛然看到一个穿军衣的人，坐在自己炕沿上，不由得大吃一惊，放下那一篮子白菜，身子向后一缩，退到门外去。赵自强知道这是江氏的女儿，可是看到人家这样吃惊的样子，却不知为了何事，站将起来，也为之愕然。江氏便笑道：“这是我姑娘，她脸皮子嫩，见人是说不出话来的。”赵自强笑道：“也是我冒昧一点，一个当大兵的人，怎么好胡乱的闯到人家家里来呢？我告退了。”说毕，就要向外面走。江氏看了，倒十分不过意，便笑道：“凭你这样一说，当军人的还不能出大门呢？老姑娘，来，这就是赁咱们后院屋子的赵连长。”老姑娘这才进来，向他点着头道：“请坐一会儿，喝碗水再走，我们这里，是